



“双 11”购物狂欢虽已落幕，但我的购书读书仍呈井喷之势，毫无刹手之意。中信出版的《东坡志林》，甫一得手，便爱不释卷。伴随快递小哥的电话声，贤妻嗔怒曰：你，风一阵，雨一阵！

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是啊，一会“铁公鸡”（骑行队名，大交通铁路公路机场，戏取其意）单车走江湖，老夫聊发少年狂；一会迷失盆景大观园，看着直挺的线条都不顺眼，非得一寸三弯，似有捆绑欲。几年前，搬家时，将书橱的多年收藏悉数送人，以为自己半辈子为文字所害，以为腹有诗书，以为手机软件读书“短平快”，以为度娘风情万种……可是有一日摩挲着某本富有质感的图书，突然“春心荡漾”，且不说书中自有颜如玉，那纸质的薄薄温柔在我心中仍然重千斤啊！无可救药，像风雨袭来，买买买，人民币越来越薄，案头的书垛越来越厚。像少男少女那样急不可耐地拆开邮件，用小刀刺破新书紧绷的透明膜，快感阵阵，快意恩仇！

知我者，贤妻也！人生，就这样，一段一段，风一阵，雨一阵，让你欢喜让你忧。

骑单车，见识了许多深藏远方的珍宝。车轮滚滚，速度与激情，让你气喘吁吁血液沸腾，让你摆脱功利贴近自然，让你丢下职场的面具，让你清楚自己几斤几两，让你成为风一样的男人。途中，谁的车掉了链子，谁的车爆了胎，自有车友立马相助；饥渴难耐力交瘁时，更有车友相濡以沫，策马相伴。至于途中“艳遇”，相逢一笑，毫无羁绊，欣然相忘于江湖。玩盆景，其实是将无限江山不断搬入庭院、搬进心田的过程。如我最喜欢的苏轼，擅作盆景，景成之后，东坡先生对景当歌，诗兴勃发，吟咏而成许多名句：“我持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……置之盆盎中，日与山海对。”我结识的许多有趣“盆友”，虽无东坡绝世般旷达，但盆景的况味，在“盆友”们的生命中打下深深烙印，蟠扎剪云、缩龙成寸的漫长沉醉，他们已然成为一盆盆浓缩的人生风景。我们用时光拿捏着盆景，盆景也随时光雕刻着我们。比如，我的五舅舅，年少时凶强侠气，为街坊所患，情如周处。盆景使他的人生安静下来。亲眼看见他，将一盆枝繁叶茂、奇伟壮观的老榆树桩截顶拿弯，将盘曲成形的所有枝片全部剪除，以待漫漫长日冒出嫩芽新枝，盘成他希望的模样。常见他，在逼

也无风雨也无晴

□ 陈 祥

仄的小院中，眯着眼，打量着一盆盆浓缩的森林山水，含情脉脉，情意绵绵，目光是那样温柔。他摆满台阶摆满墙头的扬

派盆景，已成为高邮市河旁一道雅致的风景。参观王氏纪念馆的外地游客，移步市河对面，徜徉流连之余，常为之惊艳。遇有不速之客驻足评赏，他会不紧不慢恰到好处地点拨两句，老高邮城上人特有的腔调，听上去很有古意，让人舒服受用。如今的五舅舅，俨然一位文人雅士，隐身市河一隅，不争不恼，怡然自乐，盘弄盆景之余，夕阳下，常与西岸王念孙王引之的雕像一起静看小河水流……盆景，有时会在我们手中玉殒香消，但更多时候，我们活不过盆景。比如，景泰园的邢总，多年前搞建筑，也钟爱盆景。他家有許多经年的老桩，可谓现今邮城玩盆景最多最早之人。一景二盆几是盆景的完美标配，邢总有古盆老盆文革盆；还有水磨石盆，是他自己多年前亲手用水泥和白凡石做成的。可如今，他手抖，似有帕金森症状，伴他大半辈子的盆盆钵钵，逐渐无力搬动。许多邮城淘宝者，一番讨价还价后，喜滋滋地从他家“抱得美人归”。看着他院落之中经历岁月的龙虬怪枝，我不好意思与他还价。他总是用颤抖的手将香烟送入口中，抽一口，望一望即将出手的旧爱，缓缓说，你给个浇水钱吧！有时，为体现我们之间的信任与心照不宣，他会附带赠送一小盆，作为我君子之风的回报，但我感觉就像高邮人打肉赠送个“冇子”。他饱经磨练的妻子，如小鸟般依人，总是在一旁温柔敦厚地带着笑脸，作夫唱妇随状，如一盆谁也不搬不走的盆景。

玩物养志，开卷有益。盆景，是看不厌读不倦的案头书；读书万卷，行路万里，骑行，亦是对江山对自然对生命豪迈而诗意的阅读。

三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。翻开带着墨香的书页，冬夜冰冷的手指，有时会被某一行词句打动而颤抖，仿佛写出心声，爱恨两茫茫，谁知吾爱心中寒……今宵酒醒，读《东坡志林》，似有故人来，语曰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”，又曰“今世真玉甚少，虽金铁不可近”。知我者，东坡也！只想梦里与你醉一场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风一阵，雨一阵；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初冬的夜晚，清冷的月、苍白的光，把人间照得清清爽爽，少了些许缠绵、喧嚣、繁华，多了几分硬朗、清醒、冷峻。

初降的霜，染红了叶子，也染白了头发。庭院里的梅树，在微寒的西风里，叶子悄然坠落，像是爱人的眼泪，悄无声息地流着，又好似卸妆的演员，匆忙地退场，让才露骨朵的新梅绽放；墙角两三支竹子，在月光下婆婆绰约。我枯坐在走廊的地面上，百无聊赖地吸着烟卷，静等着还未放晚学的女儿。猩红的烟蒂，闪烁着微弱的光，看上去有些暖意。

我惊诧：人到中年，陡然间喜欢上了初冬的夜晚，就像当初爱上深秋一样，我不知道暮年是否会迷上禅？眼下，初冬的意象在我的头脑中愈加真切清晰起来。其实，它们早就存在了，并非因我的注目倾心而垂青我、恩爱我，倒是我此刻更加留心铭记它们。这样想来，

秀娟正在享受蜜月的香甜与缠绵，一块沉重的石头，落入清幽的湖面，平静的生活荡起阵阵涟漪。

那晚，月冷风低。“笃笃、笃笃……”敲门声响，秀娟打开门，一位年轻的女子，怀里抱一个婴儿，口口声声要找她的老公许翔。许翔一看，大吃一惊，眼前的女子正是他下放时认识的小琴。小琴一见他怒从心来：“你这个陈世美，一上城就把我忘了，这孩子是你的，你抚养。”说罢，她把孩子放在他的手里，留下凄凉的哭声在冷月里徘徊。

秀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，他深爱的丈夫原来……她不愿往下想。许翔再三解释，说是下放时认识的乡下女子，曾一时冲动，逾越了红线。上城后，再没有与小琴来往。

小孩在许翔的手上哇哇哇地哭，任凭他怎么哄，还是哭个不停。许翔悔恨当初的冲动，抱着孩子不停地自责。秀娟也在揪心地抽泣，她真想离开这个家，离开不负责任的许翔。可是，这个家似乎有一种情感在缠绕着她，有一种力量在感召着她，有一种声音在呼唤着她。清脆的啼哭，在他到来前还充满喜气的屋子里盘旋，声声打动秀娟内心深处的善良。女人如水，是的，秀娟就是一泓清澈的泉水。说来也怪，或许就是缘分，她抱起孩子，刚摇几下，孩子就停止了哭声，还张开小嘴，睁开眼朝着她笑。多可爱的无辜的孩子啊！那一夜秀娟想了很多很多。

从此，人们都知道秀娟手上抱着的是他与许翔在婚前就有的孩子许平。她承受着别人的冷眼和指责，承受着内心无以名状的痛苦。时间慢慢磨合她的伤痛，她很快融入孩子的生活，把他当成亲生的来抚养。其实，她很想过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但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她这样做，她只能把这美好的梦想藏在心

初冬的况味

□ 赵新

似乎从心里泛起无奈的凄凉和悲戚。

年年花落，花落年年。昨天还热烈喧闹的茶花，一夜间落得满地，让人猝防不及；而那菊花，即使叶都蔫了，但花瓣仍不离不弃，叫人有些难舍。茶花的刚烈，菊花的婉约，用一句话是很难说得清楚的。

月光白晃晃的，掩映着无数的星星；屋里的日光灯，依旧白晃晃的，比老屋浑浊的电灯泡以及乡下黯淡的煤油灯，少了许多炙热。

年轻的时候曾渴望做个外交家，可惜未能如愿，这样也好，无需在别人面前保持清醒和完美；一生怕于计算，又少了些烦恼和纷争，过着半醉半醒的日子，依恋人世间模糊的温暖和光明。然而，想逃避的终究绕不开，就像我原本不太在意的初冬，无意间已经度过了近五十个年头，而且将要一直下去，直到生命的结束。

秀娟(小小说)

□ 王三宝

里。每当看到邻家人生孩子，她都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当妈真好。”人们听到的是一个做母亲的自豪，有谁了解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无奈的遗憾呢？

泉水叮咚流淌，许平一日日成长。一天，在外玩耍的许平哭着回到母亲的身旁：“妈妈，人家骂我是野孩子。”秀娟抱着他：“乖孩子，你是爸爸妈妈的掌上明珠，他们瞎说。”

秀娟心里明白：他们没有瞎说，他们说的是真话。但是，为了维护这个家，她只能在孩子面前说出善意的谎言，不能让孩子受到一丁点的委屈。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许平大学毕业后走上了工作岗位，还娶到了一位美丽的新娘。当一对新婚夫妇齐声叫秀娟“妈妈”的时候，她眼眶湿润，三人紧紧拥抱，台下掌声经久不息。

春日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，秀娟坐在桌旁，轻松地浏览报纸。突然，一条有关“国家放开二胎政策”的信息撞击她一度平静的心房。“我不是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吗？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是不完美的女人。自己才四十多岁，身体、经济都挺好，何不试一试？”这个埋藏在心里二十多年的梦想的种子，遇到适宜的土壤一下子萌发了，只等待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滋润。于是，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，丈夫理解并支持她再生一个，她心如春花灿烂。

知了把夏日的阳光叫得火辣辣的，秀娟与儿媳从医院回来，微笑的脸庞如开放的荷花。儿媳有喜了，她也怀上了孩子。

我的舅父

□ 高晓春

一碗大米饭，舅父舍不得吃，带回家，用萝卜、野菜、麦麸等重新调制，供妻儿老小度日糊口。

1966 年文革爆发，身为富农的舅父再次成了批斗的对象，他自己也记不清被罚站、下跪、打骂多少次。被生活折磨得麻木的他禁不住感叹地说：“我们家上辈子不知做了什么坏事，让我们姊妹几个来承担。”其实，在那个年代遭遇迫害株连的何止是舅父一家啊。

我十岁生日时，舅父在众亲戚面前，将我紧紧抱在怀里，喜笑颜开地说：“我姊妹六个，只有两个外甥，我最喜欢小外甥了。”我十七岁那年，母亲意外去世，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，舅父安慰说：“没有了母亲，更要自立，男伢子要面对现实，要勤劳、节俭……”

1995 年我建新房时，舅父主动来帮忙。白天他与瓦木工做杂事，晚上还要替我打更看场子。那些日子，舅父清癯的脸颊总洋溢着笑，他对邻居说：“外甥砌新房，当舅的能不高兴吗？”

我的舅父含辛茹苦将四个子女拉扯大，帮他们结婚，晚年的他还闲不住，为小儿子放养了好多鸡鸭，解决家中日常花销。

周日散记

□ 韦彩霞

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打扫家中的卫生了，不要说外人看到会留下怎样的印象，我自己看到这般脏、乱、差，也现出嫌弃的神情来。眉头紧蹙，心烦意乱，原本还算平和的心绪直线下沉。如果他正好在我眼前晃过，立即就会成为我现成的发泄源，一通几大罪状数落下来，说得对点的，他用沉默无语作回应，我成了面对空气的演说家；说得太言过其实了，他也会没好气地回应几句，这几句话的威力，使我体内的气体迅速膨胀，一场大风暴眼看就要发生了，即使及时刹得住车，两个人一天的好心情也尽毁。原本美好的生活变得阴霾沉沉，所有的不如意如排山倒海的潮水般迅速占领心灵，缺点被无限量地放大，世界末日到来大抵也不过如此了。

感性的人，其实家还是那个家，什么也不会改变，倒是把自己的心绪搅扰得几个曲折来回，最后收拾这一切残局的还得是自己，何苦来呢。或许生活原本就是这样，控制情绪和被情绪控制，就像白天和黑夜那样轮回。最终该做什么的时候还得去做什么，“习惯”这种东西对唠叨已经具备了免疫能力，如果我的强大到编出一种程序，输入对方的大脑中去，完全按我的习惯来改变对方，那该是件多么美好和令我一劳永逸的事。这些幻想也只能让我的想象力插上翅膀越飞越远，还是务实些为好。趁这大好的光阴，动手把家来个旧貌换新颜。

打扫卫生也得像做工作一样理出个头绪

雨

□ 周海云

梦清醒着不愿醒来
叮咚、叮咚
小雨在轻吻窗门

呼吸撑破了胸膛

不是你的，也无关于我
一场淋湿了的梦

在这个氤氲的日子里
繁华撑破了眼帘
那一地的节拍声，随心动而流淌

我笑着问你
可要我弹琴
七弦与雨帘是最适合的一对

小时候，到舅父家拜年。妈妈搀着我，指着小路前方的两间土坯茅草屋说，那是舅的家。十几平方米的堂屋里，物什陈旧简陋。一块木板搁在砖块垒成的老柜上，大桌子的周边立着几张破板凳，锅灶挨着东墙，一个平锅盖伏在两口铁锅里……

听妈妈讲，舅父生在解放前的富农家庭，家境宽裕。他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，如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等烂熟于心。舅父读到《孟子》时，因成份不好被抄了家，不得不辍学。正值青春的他因成份遭贫下中农白眼，因成份在村里四处碰壁，也是因为成份，刚结婚不久的舅妈也被气疯了。

从此，舅父在人生的罅隙里生存，生产队的重、苦、难的活计，他都干。一个天寒地冻的早晨，生产队船上的水泵，不知被谁故意推下水。队长气冲冲地叫舅父去打捞，他委屈地点点头，穿着短裤爬到河中去捞泵，在冰冷的河水中泡了一个小时，冻得嘴唇发紫，两腿直哆嗦，才将沉在河里的水泵移到岸上。

1960 年闹饥荒，当时已有两个孩子的舅父主动要求去三阳河的大型工程。晚上每人分得的